

先锋★中国
XIANFENGZHONGGUO

2025 中国梦

中国不是“崛起”而是“东山再起”

中国必须反对“顺者昌，逆者亡”的国际关系的所谓“规律”，同时加强对世界通行“规则”的遵守和新规则的制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才能算是进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

2025 THE DREAM
OF CHINA

相蓝欣◆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5 中国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25, 中国梦 / 相蓝欣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438 - 6458 - 0

I. 2… II. 相… III. ①国际形势 - 研究②对外政策 -
研究 - 中国 IV. ①D5②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7203 号

2025, 中国梦

相蓝欣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喻 立

装帧设计: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4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458 - 0

定 价: 2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2025

THE DREAM OF CHINA

· 目 · 录 ·

勇于抉择

- 2025：中国梦 (002)
- 中国不是“崛起”而是“东山再起” (005)
- 国际金融改革，中国如何作为 (008)
- 中国应避免过分崇拜硬实力 (013)
- 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 (017)
- 别相信西方歌唱社会主义 (023)
- 中国改革应摆脱西式套话 (028)
- 不能说的“中国模式” (034)

相处之道

- 中美经济依存到了该断裂的时候 (038)
- 中欧阵痛催生新型关系 (041)
- 中日关系如何缓解 (045)

2025

THE DREAM OF CHINA

· 目 · 录 ·

中欧关系陷入危机了吗	(049)
必须研究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	(053)
中国的影响在拉丁美洲扩展	(056)
华盛顿为何不会讲中文?	(067)
中国人看欧洲防务——意识形态的趋同?	(071)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真相	(095)
学会“善意曲解”战略概念	(098)

世界风云

奥巴马新政的考验	(102)
美国“战略经济”的秘密	(106)
美国精英缘何支持奥巴马	(110)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113)
美欧矛盾，中国该怎么看	(116)
冷战后俄国与欧盟的战略关系	(121)
不是阴谋是阳谋	(138)

2025

THE DREAM OF CHINA

· 目 · 录 ·

纵深思考

- “普世价值”还是“共享价值”？ (142)
- 和平崛起与地缘政治 (148)
- 理不屈而词穷 (151)
- “尼采悖论” (159)
- 中国和日本的悲剧式的遗产 (166)
- 小心概念“忽悠” (179)

2025

THE DREAM OF CHINA

勇
—
于
—
抉
—
择

2025

THE DREAM OF CHINA

2025 中国梦

2025：中国梦

未来十几年，我们能否成就一个能够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理解、所接受的“中国梦”，将决定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屹立于 2025 年。但“中国梦”是什么？答案还得在全球的视域中找。

笔者曾于 2008 年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国际会议，讨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2025 年世界大趋势”报告（初稿）。报告系畅销书《大趋势：2020 年的世界》之后 NIC 的又一力作，征求了全球数千专家的意见，经过六次地区会议的研讨。

2025 年的中国什么样？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2025 年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和军事大国，这几乎毋庸置疑。但中国的发展将不会遵循任何一个既定不变的模式，所谓“金砖四国”（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也不会共同带来一种新模式。未来 30 年内，BRICs 的经济实力将与西方 G7 媲美，但它们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政府理念也各有长短。这将证明多元发展是可行的，而“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政治教条也可以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2025 年，和任何一年一样，考验在所难免。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明白，中国或是印度的经济发展不

可能一直保持目前的强劲势头。在外，出口推动的经济受制于能源和原材料国际市场，也不能逃避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内，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到 2025 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将成为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和地区。

过去，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采用“消费拉动”的发展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市场存量，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现在看来，光靠这个思路是不够的，它不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丰富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方法，不能依赖西方的发展观。笔者认为不妨到传统中找线索，儒家提倡的“求富”与“均富”、“见利思义”、“节用以礼”等人本思想不失为安邦之计。

此外，我们仍将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BRICs 还无法改写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看，现存国际体系的架构都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至少，话语权仍然在别人手中。就中国而言，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仍然面临“人强我弱”的困境。目前，国内学界尚处于西化语境的高峰期，西式本体论、目的论和末世论的话语霸权地位十分坚固。改变这个局面，我们还需要从源头上，从基本语境上做起，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和平融入世界不是原则上的投降。因此，我们对和平历史机遇的把握还有赖于对地缘政治的理解。虽然冷战意义上的西方已不复存在，但这不表明西方不会为应对中国崛起进行重新整合。北大西洋关系的裂痕本是一个契机，但如果我们不能适时地让欧洲理解中国，就将错失贯通欧亚大陆的机遇。

可以说，中国同西方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微妙时刻：一边是强大黠武的新罗马帝国（美国），另一边是平和求稳的新拜占庭帝国（欧盟）。到 2025 年，中国同美国的战略矛盾，包括结构冲突和台湾等问

2025

THE DREAM OF CHINA

2025中国梦

题都不会消失，而同欧洲却没有战略对抗的可能。欧洲仍然是平衡美国的最重要的力量，如何把握同欧洲的关系是我们保持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环节。

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欧洲受阻，不少国人对欧洲开始持悲观态度。其实不必。大西洋关系的裂痕由来已久，早在冷战期间就埋下种子，是价值观上的矛盾，是所谓“美国梦”同“欧洲梦”的冲突。“美国梦”基于个人主义原则和我行我素的对外政策；“欧洲梦”则旨在重建中世纪那种欧洲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当然，前提是消除封建制，放弃依赖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思维。换句话说，欧洲人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和谐思路日趋接近，遗憾的是很多人尚未发觉。

最后是来自环境的挑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中国威胁论”的变体，是伪命题。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群体大大扩张以后，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必将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奥运会突出“绿色”二字，便是对这一挑战的正面回应。嗤之以鼻或是坐视不理的态度，只会让环保成为我们软实力的“阿喀琉斯之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层面积累了不少对外关系的经验；未来十几年，我们能否成就一个能够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理解、所接受的“中国梦”，则将决定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屹立于2025年。

中国不是“崛起”而是“东山再起”

1839年，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为了发动对华的鸦片战争，对下议院的“支持毒品走私”的道德批评可以不屑一顾，因为英国是在推行“白种人的责任”。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用暴力打开“低劣”种族国家的市场，无论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无懈可击。170年后的今天，43岁的“60后”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却提出了英—中关系是重中之重的战略设想，并第一次使用了中国的“东山再起（re-emergence）”，而不是西方政府和媒体习惯上的“崛起（rise）”概念。这种用词的变化承认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对打破欧洲中心史观有积极的作用。这简直让人觉得恍若隔世，感慨万分。

近代以来，英国人从来不针对某个国家公开宣布“战略框架”。从“门罗主义”到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背后都有英国的关键支撑，但却由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美国外交总被称为“某主义”，而英国外交的特点是务实，因为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不需要任何固定的框架。英国人不习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进行外交决策。从这份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便可以看出，英国政府毫不讳言其大幅度提升对华战略关系是出于英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考虑，绝无美国或法国所使用的那种以“普世价值”伪装的“利他主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又一次展示了英国外交传统上把握世界格局重大变化的能力。英国总是在中国发生巨变的紧要关头能够做出因时制宜的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英国坚持承认中共政权的实际合法地位。近来也同样如此，当美国和某些欧洲大国炒作西藏问题的时刻，英国政府却高调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英帝国对华政策的最后一道障碍，即传统的“宗主国地位”彻底放弃。接着便是这份战略框架文件，环环相扣，天衣无缝。

近代以来的英国外交的主线可以被描述为“三环外交”，即以英国利益为核心，以有效地操控三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帝国关系，英美特殊关系和同欧洲大陆的关系）为基础。而就这份外交文件来看，笔者认为它反映了旧“三环外交”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英美特殊关系”的下降，“帝国关系”的消失和“英中关系”大幅度上升的“新三环外交”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下，“英美特殊关系”将受到重大影响。米利班德公开发表文章，对美国人的反恐核心概念发出挑战。他认为，“反恐战争”假设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敌人”的存在，其实这是个重大失误。他坚持认为恐怖主义只是一种策略，而不能代表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英国政府也不讳言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并明确要求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改革，这同美国新财长盖特纳突然提出的“中国责任论”的调子并不和谐。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份文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对美国对华政策施加影响。英国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总是担心美国人战略判断的失误，所以文件中特别提出对“4年内以及之后”的中英关系的明确判断，为今后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可能会发生不同意见埋下伏笔，其主要听众无疑是奥巴马新政府。

这份文件从三个角度强调中国的重要性。第一是中国对英国经济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提出中国成为“负责任的主权国家”是世界秩序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概念同美国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那种极其灵活、可塑的“普世”语言的陷阱形成鲜明对比。也就是说，英国直言对中国主权核心利益的尊重。第三，明确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的赞赏，并愿意在此基础上同中国一道推进人权，环保，贫困和西藏问题的改善。

可以说，这份文件是西方对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的第一次全面、积极的反应。其提出的交往“框架”既是双方共同利益的界定，也是交往的“礼仪”准则。换句话说，这份文件对中国在一些基本概念上的国际话语权的提高是有作用的。这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英国开始为清代早期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画上一个句号做出的努力。应该说，这份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还要继续听其言，观其行。不管怎么说，强权政治削弱的世界发展大方向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2025

THE DREAM OF CHINA

2025中国梦

国际金融改革，中国如何作为

凯恩斯会对我们说什么

很少有人想到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始人凯恩斯那里寻找答案。

2008年11月15日的华盛顿金融峰会的一个秘而不宣的争斗焦点是对英美主导了100多年的盎格鲁—萨克逊体制的改造力度究竟应当有多大？如果说这个体制已经面临终结的命运，应当用什么体制加以取代？中国又该如何作为呢？

凯恩斯如果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对此有话要说。也许只有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不仅是战后世界金融体制的始作俑者，而且他在那本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论著中，早就不幸言中了今日的情形。

战后长期主导世界金融的盎格鲁—萨克逊体制有两个特点：其一，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作为国际金融机构的理论信条和指导方针。其二，各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和操作规程由市场来主导。

长期以来，自由经济学家的主要成就在于证明自由市场经济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所以，人们对此次危机的爆发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世界金融体制的改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提出的方案不少，但切中要害的不多，原因是各国的利益不同，期望值也不同，而种种“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呼声背后都有着国际政治斗争的大背景。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抛弃了战后的国际金融体制，但一直利用其“帝国货币”的地位保持领导地位，英国人则要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回到英美合作的盎格鲁—萨克逊体系。法国人想要以欧洲的“大陆金融体系”取代盎格鲁—萨克逊体制。当然，还有不少人盘算着怎么让中国能更负责任，帮他们去填补那些深得似乎看不见底的窟窿。尽管各种建议颇多，有趣的是，很少有人想到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始人凯恩斯勋爵那里寻找答案。

中国应当以静制动

曾几何时，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全球的信条，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滞胀经济学”的代名词，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爾斯基说了这样一句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话，“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经济学就不会消失”。道理很简单，凯恩斯从来就“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更不是冷血的“市场经济科学家”，他坚持强调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他的人本思路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凯恩斯认为，市场主导的金融投机活动是一种“动物本性”，本

无大害，但当一个国家的资本运作过程成为“赌场活动的衍生行为时”，整个经济体制就要出问题。他还指出，金融投机活动如同赌场中的抽对子牌戏，目的是设法将差牌转让给下家。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将“有毒债务”转嫁给别人。

重读凯恩斯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我们至少要明白，今天中国的立足点应当放在防止成为“有毒债务”的主要被转嫁对象。中国没有在这个赌场中参与过大规模的博弈，所以对金融危机不但没有责任，而且是直接的受害者。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应当以静制动，因为美欧之间的争斗尚未展开，争论焦点也欠明朗，中国本无具体改革方案，此时贸然介入，不如静观其变。

从原则上讲，中国可以适度呼应法国的要求，积极支持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但对英国的方案却要三思而后行。布朗首相提出的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方案并不能有效地扩大中国的发言权。因为中国目前在这个机构中只有 3.65% 的投票权，增加投票权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即使增加一倍的投票权也无足轻重。此外，这个机构本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华盛顿共识”之大本营。法国的具体方案虽然还没有明朗，但从根本上质疑现行金融体制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法国曾经是一个老牌的金融帝国，从来不愿意将英美的自由经济思想视为正统，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被认为是正常的。事实上，直到 1984 年，法国才开始实施开放金融市场的改革。

布什明确表示，任何改革不得阻滞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布朗首相以英国的方式遥相呼应。可以想象，法国政府必然会在美英模式衰落的历史时刻，借鉴本国的历史经验，重新寻找一个更加可行的模式。这个模式必须要有利于欧元地位的崛起和欧盟共同外交的形成，

因此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重大。

就近期来看，盎格鲁—萨克逊体制仍然有可能再苟延残喘一段时期，而欧盟达成共同的国际金融改革政策恐怕还需时日。总之，中国对华盛顿金融峰会的期望值不能过高，但也不妨提出一些原则上的建议，特别是借鉴中国传统的“节用以礼”的思路，推动国际金融体制运作的合理与公正。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没有过时

中国的当务之急还是谨慎从事，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于中国来说，凯恩斯的三个信条没有过时。第一，不能过分依赖自由贸易。凯恩斯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办法，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是必要的。

第二，凯恩斯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不确定性”的制约。生意上的决定取决于长远预期，而对长远预期“不可能有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是一种特有的流行病。人民币继续呆在这个体制之外，利多弊少。

第三，在汇率问题上，凯恩斯本人偏爱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他经历了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他曾把英国在 1921 年的经济衰退归罪于东亚地区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因此，他反对一个国家依赖